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郎中梁公田玉

定海人歷官至郎中

靖難兵入金陵公與葉御史俱髠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閣藏上䨾䨾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亾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玉曰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中書梁公良玉

梁郎中族中書舍人

靖難後託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適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賛曰忠臣蹇蹇適彼海澨鬻書玩市資以盡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何公申

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

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賛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

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中書宋公和　中書郭公節

不知何許人皆中書舍人

靖難後變名披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舟工梁公良用

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
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巳而死于水
武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
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
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道士梁公中節

定海人未詳仕何官
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

爲道士入山去

何公洲

海州人不知仕何官

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僧人客死異域竟不識其姓名王詔合和節洲而系之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鶍

道士郭公艮

不知何許人

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贊曰駕言導引

嘯傲林皐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鄭端簡爲纍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

者誰癘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寞鴞豈吝

姬嚌而甘漢卜山陬水澨天涯海澨會其可逢鼓以

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呵

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

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

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王華山樵

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于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之知嘗有歌云七載艱難走闖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

巳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
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又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
始知其姓王建文時忠臣也嘗稱玉華山樵

雪菴和尚

名暨不知其姓

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巔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

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宜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人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焉而躲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𧫴然意氣與發

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
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
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
有詩若干卷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
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不知何許人

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酋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荅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飧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

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
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淚數年病且
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
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不知何許人

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寒雨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忽夔中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

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别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

不知何許人

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剷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葢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耶溪樵者

未詳所自

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竊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煢煢一點眞尋匿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

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建文時出亾諸臣匿名晦迹者

東湖樵夫

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主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河水中死竟不知何人高貢亨爲作東湖樵夫傳

樂淸樵夫

逸其姓氏

自山採柴歸聞文皇卽位殺方博士卓侍郎等竄天號哭曰國旣就簒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

鄭端簡合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恐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何司徒合論曰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抹登人之

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才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戰令不徇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旣酷後烈方遒至于竄蹟埋名報之冥冥此皆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叅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皇帝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

谷應泰曰闇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于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爲謝過之舉共能從我遊

者固且厚糈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
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
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
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
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雖
盈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又況
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
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織室才
人下降于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植髮衝冠椎胸
而雪涕者矣嗣後甲申之變從亾者僅二十餘人何

豐于前而嗇于後歟成祖之作法涼矣

參議解文毅公縉

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官至左春坊大學士謫交趾參議下詔獄卒年四十八南都贈禮部

侍郎補諡文毅

幼穎悟絕人七歲賦詩十八舉鄉試第一戊辰登第選中庶吉士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直述以聞公上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

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緐則民玩玩則不淸立國至於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緐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術識陋蝿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

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閹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

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三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時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㳟盛

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
之末也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
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
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
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
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哉御史糾彈皆承密旨
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
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譽救甚難而多
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
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

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寘道暨趨而咸布于朝省縣歷清華椎埋囂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此不可視為迂濶而不

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徹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关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卽眞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衆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亾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

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稗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毌于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

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
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
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
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
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
六卿郎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
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
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

止此急於陳獻畧無大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公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公上顧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縉忌公年少得上意乞改公御史使遠上公在臺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濲文得罪且不測上憐公召公父諭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公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賜之以鏹又命公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

皆留中公歸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毋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衞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

時儲位未定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上密詢公公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巳踰年冊世子爲太子進公翰林學士兼左春

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謫公洩禁中語高煦大
恨欲殺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
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公出爲
廣西叅議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
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客疏言公瞰上
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公并至剛
下詔獄十三年正月公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
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謫遠郡
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曰
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對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
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
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
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
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
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
問公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專
往巳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
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出
公奏示西楊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

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亮中書舍人

公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輙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潤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稺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

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
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學爲有瑕
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名遇以字行泰和人由薦舉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一歲而孤母夫人再適里人羅氏稍長知其家世私竊摶土做作神主別室祀其祖先羅氏父知之遂復公姓年十三通舉子業爲鄉里師有儒生携書數冊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老母不能養乃分其徒半與之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公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重公邑有冤囚公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公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不預聞辭不受建文初翰

林修撰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授王府審理副任編纂修高皇帝實錄

文皇即位遂擢翰林編修時方開内閣於東角門内即令同解縉等入直歷侍講上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

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月講大學公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

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
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
妄出意見
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
也公請燬其書庶不誤後人上勅行人錮季友至饒
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之盡焚其家所著書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或得其目以
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公問故對曰徐奇自都給事
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
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爲物甚微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
目
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狃所間憂鬱成疾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公曰臣覩賜病數日
但未敢卽安上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
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
六年冬巡狩北京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
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語公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
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奏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
善則何有敗事

七年儲君賜宅於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闓爽既拜賜問諸隣向誰所居曰起衛卒五家成此然則今五家者何在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歎曰豈以一人故而令十家無所容白於儲君請辭曰臣爲宮臣願殿下得四海心豈以一臣失十家心且臣受此宅將必有臣倖求易宅者是臣作俑矣固辭乃聽

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太子公曰詩以言志明[illegible]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詞高古亦可禪益治道

上還南京一日召問東宮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公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

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公對曰臣

與義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如何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十

六字未書授筆命公足之
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奉迎梓
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不發
喪皇太孫辭行請印識顧急未有所與公言上所用
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皇太子即取授太孫旣行皇
太子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
議譁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
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公曰此收人心
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
應先及

時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齎八十
萬斤爲炭之用公入奏卽命減其半
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蓄馬蕃請令朝
覲正佐官領之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奏曰朝
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
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
肯仕葢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
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
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
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

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
也上曰吾偶怱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
諭曰內批豈眞怱之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
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依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
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命公據此草
勅止散馬公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
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
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縱今令有不便
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公對曰陛下恩澤

雖數但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
上曰朕與卿輩繩愆糾繆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
朝政無關生民果安乎自後宜直言毋隱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
器多出北方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
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即
位遂行之
上監國時御史仲成嘗以事忤旨後歷湖廣憲副因他
事逮治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
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

縉不赴即位進用縉前史璉之上喜即罷治仲戚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上頗厭之免謙朝羣臣恐懼久之無復敢言事者公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其言亦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公曰此非臣言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

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憮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

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閏月上崩

宣德元年漢庶人反隨駕東征罪人既得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上領之命楊榮傳旨令公草勅公不可曰事須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及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

草勑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公言白上上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與陛下最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遣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思公言召賜金幣

二年十月安南進陳氏嫡孫㬎表乞立陳氏後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情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

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珠厓前史
為美願勿疑上意遂決
三年上諭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于永樂末今
更甚上問何故對曰十五六年後文皇數疾不視朝
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仁宗嘗諭羣臣惟吏
部侍郎師逵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郎
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公曰風憲
所以儆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儆之不肖御
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倣之上撫掌嘆曰除惡
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公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

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亦稱之遂以顧
佐爲右都御史
五年二月上御齋宮因四方水旱欲下寛恤之令獨召
公議之上曰免災傷田租當是首事問民間欠畜馬
驢騾官追甚迫此苦亦當恤凡爾所知悉爲朕言公
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
寛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佃民困乏蘇
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
速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
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雖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

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召災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

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悉徵在京役於

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旣勞困而妻孥莫顧

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单丁皆免老弱

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上

稱善即書勑行民大悅

夏上立文華門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

令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公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

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令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

易遠近及鹵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曰朕

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耶公頓
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六年七月日既夕上微行至公宅公叩首曰陛下奈何
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蔫一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
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後錦衣獲二盜伏林
莽候車駕謀作亂者上歎曰士奇言不虛賜金綺
七年二月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
又有可恤者乎對曰官田減租聖恩已下戶部格而
不行追徵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赩然曰今再下勅寬
恤舉此爲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今事之當恤

者公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爲對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循資陞授不免賢艮混
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
併坐舉者
裕陵即位冲年昭皇太后臨朝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
運又乞開經筵簡選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
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于下欲如洪武永樂故
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公等上疏言宣德
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兹以往多得其

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時遣清軍御史公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淛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

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亾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請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

又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餘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因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

漁倉穀盡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加心事雖若緩關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兼以廢舉爲殿最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

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遄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慎獄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

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
欲侵權稍自斂戢
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爲仙姑是年哭痛張太皇太后而
殂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公臥病命諸臣
往問公曰當以后禮殯葬景陵衆曰此非內中所欲
公遂面壁不對慨曰後世屬名諸臣畏太后議以嬪
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
御史共劾公上優旨留用九年復賜璽書慰之公感
泣積憂遂不起卒
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曰門戶

初闕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自江西還朝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淸惠公餽雖果則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于交際如此

公初喪母夫人宅兆未得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言葬此後必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已不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塚售人者

公薦遠士類多踐淸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繼初仲舉與公在武昌同患難

之交訥黑窩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

啓事悉登臺閣

東里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首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入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公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嘗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解縉尹昌隆之

死言於仁皇皆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

壯老一心云

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見人有樂如

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

少師楊文敏公榮

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祖達卿家素饒積善樂施嘗因歲歉募民栽萬本以貸鄉人貧者歲久滋茂遺訓子孫此木惟施作橋梁寺觀及室廬棺槨無專以利家厥考士美克承先志益廣厥施公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論古之名相皆歎謂不可及公徐曰皋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皆可學而至知者謂公器識不凡矣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靖難後兵初入城公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
朝乎先謁陵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旣而
召公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由是寵遇日隆旣而召七
人入內閣公年少最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
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公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
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公曰不須救臣嘗
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
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公曰何料之審也當是時內
難初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酬職務兼纂文事

日無虛晷人咸謂公警斂不可及公曰吾何警斂適
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忠
誠耳
永樂五年命經畧甘肅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
閱城堡虛實上大悅
六年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
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劵族人有喪弗能
舉者悉為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
業致爭者割巳業畀之詔奪情起復
何福守甘肅言卤脫脫不花來歸公復至甘肅受降還

復命仍持節至赤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春從征本雅失里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追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公掌之□寇平班師軍士乏食公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由是獲全者衆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湥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十年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左將爲邊患上命
公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晷冬還言餉道阻
險天時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不足以
煩大軍遂旋師未幾叛者復附
十一年從巡北京明年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行上令
公三人暇即侍皇長孫講析治理公每過駐營伺間
進講駐蹕興和以尙寳司乏人命公兼掌凡出號令
與宣傳之事勑旨旗牌不得公奏允不敢發師次大
石鎭文皇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
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

時不患兵食不足矣上是其言

時朝臣忌公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許公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忌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股栗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糓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已命罷之今復徵非信動衆非仁料兵非勇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幼孜陳便

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
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
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
乙未浙江巡按奏麗水政和山寇刦掠請合兵討之公
奏言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相
聚苟活朝暮爾何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
堅其爲盜之心況兵出良民先被害願遣使撫諭之
不足煩兵從之卒如言無事
師次榆木川上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
時倉卒莫知所措公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

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勑用寶馳報者公曰先帝在稱勑今稱勑是詐也罪孰當之至北京致大行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

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恂恂公急迎太子入即位人心大定高煦反公首勸親征上難之公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漢庶人果開門降

馬騏激變交趾黎利叛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上不

聽竟偃兵息民公有力焉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
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且
而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
御史劾奏劉觀貪贓并其子輻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
司坐重法公與士奇乞貸之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
死發爲邊吏公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
皆貸乎公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
上從之
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
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决文廟不樂

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仁惟不忍却人之饋凡鄉人有饋必先詢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饋相稱而已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鹵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客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

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聚而能容謀而能斷內行修謹腑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厄貴賤賢愚皆歸心焉

太師楊文定公溥

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初授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一日東宮觀漢書嘆張釋之之賢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寛仁亦未得其志行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經史諸子讀之數回仁宗登極釋公公出

獄哭文皇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公翰林學士
洪熙改元上開弘文閣于思善門命公掌閣事上手弘
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公嘗密疏言
事上褒答之
宣德元年上召公語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
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
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
扈上出喜峯口征鹵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
創業艱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

生于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
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
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
六年冬上御文華殿三楊並侍諭曰朕承天位夙夜不
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
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
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尋陞禮
部尚書兼學士
英宗即位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

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厚重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涵養本原輔成德性皆見嘉納

一日昭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傷詔三楊及團公輔尚書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昭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上時廵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

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
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
矣獄陛每與䛕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
太后爲言
嘗上言近年淸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又西
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士乃發戍南方且
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
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
全其生而圖其用自今邊卒淸解者宜悉從南北所
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江陵知縣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廟最好詞章選公與陳芳洲曰直南宮應制公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賛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公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

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公曰八荒開壽
域此詩何如公默然
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
寢疾不能出將吉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
建廟學之碑公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旣作
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
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韙西
楊之言然巳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於是可知
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十一年卒嘗言士君子
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于父母生身之恩又

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舍巳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皇太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丘仲濬雜著云一時賢相稱三楊避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還輒龍易位勑使窮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

祭酒胡公儼

字若思南昌人號頤菴鄉貢士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卒年八十三

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授長垣縣乞便養親改餘干著爲令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鋤逋賑乏除虎驅蝗表祀循良歷有惠政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公學達天人智資帷幄下吏部召公比至京靖難兵渡江來

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薦公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選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公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公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上為傾聽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救時急務公持論少遜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公學行堪為師表陞國子祭酒公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時諸生托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公中救得免公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

總裁遇文皇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遜葺丹家食二十餘年公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閉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理務求相安群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敬愛之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効公孫弘之阿曲後溥歷內閣卒為時名臣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終